十二

安府任辦理猛丁土舍卷

道光廿六七年

辦理猛丁土舍卷　二十六年七年

建水縣稟　二十六年四月十一日

敬稟者、案據縣屬猛丁掌寨張國珍稟稱、上年十一月突遭猛喇之刀有賢刀秉勇等、統率匪党於掌寨所管之漫綿地方、騷擾擄掠、致居民畏懼奔逸、掌寨集練往追、始行逃散、茲於三月二十一日、忽接猛喇來移、令掌寨所管長安冲鑼鍋冲滴泥箐等處退與伊猛管理、掌寨當將遵照旧制原管情節回覆詎刀阿文糾結匪百餘、擁入漫綿渡設卡、混施鎗炮寨

民報知、掌寨奔視、見伊人衆、欲集練攻、打恐滋事端、
惟有據實稟祈示遵等情據此、理合稟請大老爺俯
賜札飭稿吾卡土司龍躍池就近確查、速將老樝撤
退、查明長安冲等寨、係何處所管、如係猛喇所管、飭
令張國珍退還、係猛丁所管、刀阿文不得妄爭、以安
邊圍、實為公便、
批十二日
如稟札飭稿吾卡龍土司查明刀阿文等所爭長安
冲等寨地土、係何掌寨所管、諭令各管各業、不得妄
爭、並令將老樝撤退可也此、覆、
札稿吾卡土把總十四日
為據稟札飭事、本年四月十一日、據署建水縣高令
稟稱、云云到府據此、合行札飭、為此仰該土把總龍躍
池遵照、迅即前往猛地、速將老樝等撤退、確切查明
刀阿文所爭長安冲鑼鍋冲滴泥箐三處地土、實係
何處所管、如係猛喇所管、諭令張國珍退還如係猛
丁所管、諭令刀阿文不得妄爭、飭令各管各業、毋得
滋生事端、該土職即速妥為辦理、以靖邊圍、仍將遵

辦緣由、稟府查考、毋違、
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稟 五月二十日
敬稟者、本年四月二十日、接奉鈞札、除原文遵免全
録外、土戛遵即反覆深思、兩猛各執一詞、俱難憑信、
惟有調取兩猛先年承襲四至八道圖冊、及村寨烟
戶冊、查其界址寨名、以便斷歸何猛、以息事端、當即
備文移猛丁猛喇二處、要取遠年承襲四至八道圖
村寨烟戶冊、五月初八日、猛丁掌寨張國珍回書云、
請土戛同往猛丁、會同刀阿文跖勘、猛喇掌寨刀阿
文亦回云、隨後找出圖冊寄來、土戛又回信兩猛令
其速將遠年圖冊移交查覆、以便閱清來勘、二十六
日、猛丁又回信云、先年承襲圖冊、俱存府縣案內、土
署未存底稿、本月十二日、猛喇亦回信、自刀秉鈞爭
亂後、案卷遺失、圖冊尋找不着、不能寄來、各等情據
此、土戛伏查張國珍稟云、長安冲等寨係伊猛丁地
界、刀阿文又云、長安冲漫綿等寨原係猛喇所屬、兩
無憑據、碍難清查、實係何猛所屬、前去踏勘、無益、惟
有仰懇 憲恩、調取先年刀秉衡張國珍承襲、詳報

在案四至八道圖、村寨烟戶冊、查覆究係何猛界內、斷歸何猛、行札飭知兩猛照、冊遵管、以息事端、至於猛喇老撾等衆、土戛屢經飭諭刀阿文撤退、其奈刀阿文惧怕刀秉銳等糾衆來爭、只肯撤去多半、尚留一半保護、且又邀請老撾大叭、同辦公務、不肯遵聽土戛之言、一并撤去、乃復自留禍根、土戛亦無奈伊何、茲將遵辦緣由、是否有當、理合逐一據實稟覆、為此上稟、

札稿吾卞 閏五月二十三日

為據稟開單札飭事、案據該土司具稟刀阿文與張國珍所爭之長安冲等三處地方、實係何猛所屬、兩無憑據、稟請調卷查明飭知等情到府據此、卷查猛喇猛丁所管地方、均有存卷確切四至、合亟開單札飭、為此札仰該土把總龍躍池遵照、迅即查照、單開各四至、前往猛地查明、長安冲三處、如在猛喇所管四至內、諭令張國珍退還、如在猛丁所管四至內、諭令刀阿文不得妄爭、飭令各管各業、毋得滋生事端、仍即飭令刀阿文速將老撾撤退、該土司務即妥為

辦理、以靖邊圍、

計開

猛喇掌寨刀秉衡疆界四至

東至籐條江、與猛丁界、離猛喇一百四十里、距臨城五百里、

南至坡麼山、與猛蚌界、離猛喇二百五十里、距臨城五百里、

西至金子河、與猛賴界、離猛喇二百七十里、距臨城五百里、

北至魚塀、與稿吾卡界、離猛喇二百一十里、距臨安五百里、

猛丁掌寨張國珍疆界四至

東至紫雞冷水溝、接河年界五十里、

南至塀烈河下咱租、接茨桶塀分界八十里、

西至南容河、接猛弄分界五十里、

北至螞蝗溝、接猛弄弋他分界三十里、

東北至三科河頭、接宗哈觀音山分界五十里、

東南至銅廠一里河橦榡溝分界八十里、

西南至官廳坡頭、接茨桶堪分界五十里、
西北至頭道橋籐條江、溝接猛弄分界三十里、
猛丁掌寨張國珍禀八月十五日
具禀猛丁掌寨土外委張國珍、為撾匪糾衆勢難抵
敵、依草逃避、星夜奔報事、情因撾匪於上年冬間、不
時竄入掌寨邊界騷擾、聞信集練往堵、而該匪不過
百數之衆、探知越日退散、迫今年三月初間、加集數
百、竟擁入掌寨漫綿渡扎卡、施放鎗炮、驚散寨民、搶
擄什物、接信集練親身帶領、一面往堵、一面專目禀
報、已蒙據情轉報憲臺、札委稿吾卡帶練驅逐、撾
匪留連數日、仍復退散、延月餘又從老丈星寨馬撒
尖等寨擁入住扎、仍以鎗炮驚駭掌寨聞報往堵、亦
專目禀報、復蒙札委納楼司帶練往逐、該匪陸續消
退、不意撾匪竟糾集千百之衆、連夜分作二股、踏入
掌寨土署、所有房屋盡行砍打、逢人砍殺、聽聞鎗炮
連聲不息、掌寨呼喚無應答之聲、只得由後園邊躲
入草林中、迨至星散聞人聲喚入面前、嘱令尋目窓
查視、所有二路過着村寨俱被燒燬、居民生死未知、

又命密視於土署處現在匪等住扎營盤、刻時鎗炮連聲、而附近村寨居民房、概被燒燬、民命未知生死、此於撾匪實在萬惡、殺得掌寨合家弟兄夫妻兇女四散、死生無面、情慘心傷、遠道奔臨投叩 恩星衡奪、急救萬民得生者多、頂祝千秋、為此迫情具稟

批 十五日

查本年四月、據建水縣轉據該掌寨具稟、三月二十一日、忽接猛喇来移、令該掌寨將所管長安冲等處三、退與猛喇管理、該掌寨將遵照、舊制原管情由回復、

刀阿文糾結撾匪百餘人、擁入漫綿渡混施鎗炮恐滋事端等情、本府當即札飭吾卡龍土司查明所争地方、係何猛所管、諭令各管各業、並令將老撾撤退、至今未據稟覆、亦不聞老撾滋擾之事、茲忽具稟（據）、老撾糾結多人、至該掌寨土署、打燬房屋、妄施鎗炮等情、該掌寨何以毫無防備、形同木偶、且既有撾匪竄入滋事、亦應設法集練驅逐、何得擅離職守、逃入府城、更屬無能已極、本應嚴加究處、姑從寬准據稟札飭稿吾卡土司龍躍池、並猛喇掌寨刀阿文、速將

老撾諭令撤退可也
札稿吾卡八月十六日
為札飭事、本年八月十三日、據猛丁掌寨張國珍稟
稱、情因撾匪於上年冬間云云等情據此查此案前於
四月十一日、據建水縣稟據張國珍具稟、三月二十
一日、忽接猛喇來移、令將所管長安冲等三處退與
管理、該掌寨將管情節回覆、刀阿文糾結撾匪擁入
漫綿渡混施鎗炮等情、當即札飭該掌寨速將老撾
撤退、確切查明、刀阿文所爭長安冲等三處、係何處
所管、諭令退還、嗣據該土把總具稟、兩造均無憑據
稟請本府調取兩掌寨承襲四至圖冊、查明係何猛
界內、斷歸何猛等情、當將兩猛所管各界四至里數
開明、發交該土把總前往猛地查明長安冲等處係
在何人四至內、即歸何人管業、不許妄爭、指示極為
明晰、經今兩月有餘、未據稟復、茲忽據張國珍具稟
前情、查張國珍所管猛地不下數百里、土練亦不下
數千、乃聽撾匪肆入滋擾、既不能堵禦於先、又不思
設法集練驅逐於後、胆敢擅離職守、逃赴府城、溺職

之愆、固屬難宥、惟猛丁係
國家地方、掌寨亦係
朝廷末吏、擾匪公然、肆衆滋入、逐去掌寨准以
王法、更為難寬、合行札飭、札到該土把總遵照、即前往
猛喇、諭令刀阿文速將老撾大叭等調回、毋仍留猛喇、以滋事端、致干衆
處、該土把總向稱能事、三猛之事、亦係該土把總經
理、務即迅速妥辦、毋任滋蔓、致釀巨禍、切切特札
猛丁土舍準九月二十四日

具稟猛丁掌寨張國珍、統胞弟張國才、為糾匪搶殺、
焚燒擄掠寨民、掘墓拋屍、霸佔地方、民不聊生三叩
天恩懇賞急救事、緣土戕稟報撾匪千百之衆、連夜
踏入土署、所有房屋盡行砍打、逢人砍殺等情、奉批
確查係猛喇掌寨刀阿文族舍刀有賢等、糾結撾匪
施放鎗炮、殺斃李老五等三人、擄去婦女五口、帶傷
數人、挖拋祖塋、業已稟報在案、土職遵批靜候、復蒙
札委納楼茨桶堍者米猛弄各土司掌寨帶練驅逐、
並奉縣札帶練會同各土司掌寨驅逐、同防邊圍等

因奉此土戢遵即雇練三百有餘、住扎卜竜寨、聽候
帶練、會同驅逐、該土司掌寨、並不帶練驅逐、伊匪復
加猖狂、覇住土署、日逐騷擾地方、於本月初九日、刀
阿文帶領八寨族舍練頭、並撾匪、茨桶垻掌寨李士
珍等、沿寨搶殺至卜竜寨、土戢帶練堵禦、兩下對敵、
被伊鎗斃雇練三人、帶傷五人、硬抵敵攻打、伊等始
行退回、仍踞土署、茲據大田等寨李招垻等、寨報刀
有賢等、帶領撾匪百餘人、沿寨抄搶什物牛馬、姦淫
婦女、所有等項、被搶一空、懇祈轉稟等情據此、窃思
被伊搶殺寨民逃散、覇佔地方、情迫至極、是以據實陳明、
及各寨供稟、一併呈投、哀叩憲天作主、俯賞札委員弁、
督同各土司掌寨、帶練驅逐撾匪、嚴拿刀阿文等究
治、庶地方錢粮有着、良民得安、

札猛丁九月二十六日

為嚴札申飭事、案據該掌寨稟稱、緣土職云云良民得
安等情據此、查該掌寨茲於老撾入土署滋擾時、即
使猝不及防、逃出後、即應傳令族目人等、集練驅逐、
乃竟茫茫無主見、踉蹌來府、本府於接到該掌寨稟帖、

即時札飭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為該掌寨勘明鑼
鍋冲等三處地方、係何猛界內、歸何猛管理、勸兩造
和息完事、誠恐龍躍池一人不能辦理、又札飭納楼
土司普永年猛弄掌寨白普氏納更掌寨龍承詔等、
一面集練防守邊境、一面為該掌寨說和、緝拏刀秉
銳等解府、兼嚴札刀阿文將老撾撤退、猛賴掌寨刀
克明將老撾調回、面諭該掌寨速即回歸、商同辦理、
本府於該掌寨之事、已極週備、如此垂恩、該掌寨不
知感激、遵諭赶緊回歸、乃逗遛納楼地、疊次揑情妄
瀆、已屬不合、茲又據稟稱該掌寨雇練三百餘人住
札卜竜寨、聽候各土司掌寨等、並請本府委員督同
驅逐、該掌寨潛匿他處、而欲本府為之委員驅逐、尤為胆
大謬妄、刀頑已極、該掌寨既將刀阿文等所帶之練
全行打退、而踞住土署之老撾、何以又不能驅逐、似
此無情無理之人、即應將掌寨詳革、另行選人承充、
姑再嚴札申飭、着即迅速回歸、商同各土司掌寨妥
為辦理竣事、倘再肆意稟瀆、不特將掌寨詳革、並提府
嚴處不貸、

猛丁掌寨稟 十月初六日

具稟猛丁掌寨張國珍、全弟張國才、為虎踞燒房伐
塚拋骨生死含冤哭叩天台憐救蟻命事、緣土職即
以猛喇刀阿文刀有賢等糾結撾匪搶殺焚燒擄掠
寨民、掘墓拋屍、覇佔地方等情稟報在案、已蒙天恩
面諭土職遵示回猛、未敢逗留他方、揑情妄稟、因該
匪虎踞土署、只得在于猛屬卜章棲身、雇練聽候、遣
人往催納樓納更猛弄稿吾卡各土司掌寨帶練協
同驅逐、日久未見到来、該匪于九月初九日、沿寨搶
殺、至卜章寨、土職雇練堵住、不能進寨、放鎗傷斃雇
練李招堪余寒斤李正發即被掣去余寒斤李正發
二人屍身丟河、又於十九日放火将土署及民房一
並燒燬、並将土職高曾祖父母父母等共十二塚
挖攪、拋去屍骨、搶擄保山寨、大塘寨、興列寨、二道橋
安家寨、中寨、老硐寨、猛謝、獅子頭、鑼鍋冲、永平村、安樂
寨、麻予寨、曹安冲、傅田寨各寨民畏惧逃散他方該
匪復駐扎萬棉、離猛丁三十里之遥、欲攻打于他寨
據實稟明、茲據猛丁芥目章古魁等、稟稱被匪等虎

踞抄擄、焚燒房屋、並挖拋民等祖塋、懇祈轉呈等情
據此、土職（因）無鎗炮、以致被其擾害、自思生者被逐、死
者受掘、聞之酸痛、見者傷心、無辜慘遭不白之冤、惟
有再叩憲天作主、俯賞札飭稿吾卡龍躍池、拘提刀
阿文等一干人証質究若有虛誣、原認重罪、庶含冤
得伸、陰功萬代、
稿吾卡龍躍池稟十月十三日
敬稟者、土職叠奉憲札、飭令土職前往猛丁查辦猛
喇掌寨刀阿文、使令老撾爭管猛丁張國珍現管長
安冲鑼鍋冲淌泥箐等寨、如在猛喇所管四至內、諭
令張國珍退還、若係張國珍之地、諭令刀阿文不得
妄爭、仍諭阿文速將老撾撤退、以靖邊圍等因奉此、
土職遵即叠次恭錄憲札、加以書信、以利害道理之
言、諄諄勸諭、刀阿文同族目等、速將老撾退去、不得
佔踞猛丁、又令管目前往查訪、老撾等有無退去、九
月二十六日、接到張國珍移字一封、內云老撾已於
九月十九日方退一股、由老者来而歸、一股由猛喇而
回、前老撾殺民二人、故民驚散、祖墳被挖、財物被搶

等情、謹將来字附呈、近又風聞張國珍遣弟赴府誣稟土戢專目請伊備辦程儀等由、此真寃誣之甚、土戢之所以不即起身者、因刀阿文未到、一面之詞、難以全信、且張國珍来字内云、俟伊專目来接、土戢方可前往之語、是以專等、非敢故延也、又據去目回来稟稱、此刻刀阿文已凛遵上憲威德、同族目等苦勸掴人撤回、現在未佔猛丁、但未知下次仍来滋擾否等語、土戢當即復專目持信與刀阿文云、既令将掴人撤回、以後小心約束、切不可再容掴人去猛丁滋擾、致干重罪、今去目尚未回署、刀阿文亦無回信、俟伊回文到日、作何情形、再據實稟明、又土戢愚見、應仰懇憲台發示二張嚴禁兩猛、各守官箴、不得再爭滋事、如俯准則上下均霑恩矣、為此上稟

批十月十九日

批據稟老掴業已退散緣由慰悉、仰即迅速前往猛丁、會同刀阿文等、勘明長安冲等三寨、究係何猛地面、應歸何人經管、處斷明確、據實稟覆、以憑查核銷案、所請給發告示、嚴禁兩猛各守官箴、不得再爭滋

事、事屬可行、准照、禀給發可也、

札猛喇猛丁二十日

為札飭和睦隣封以固邊圍事、照得

朝廷設立土司土舍掌寨、原所以固衛邊圍、而土司掌寨、亦須隣封交好、窮困相扶、患難相卹、外侮之来、彼此呼應、方能捍禦、今該掌寨與猛喇猛丁掌寨刀阿文張国珍窓通隣封、並不思救患卹隣之道、乃因爭長安冲等三寨、經本府札飭稿吾卞土把總龍躍池前往勘断、乃張國珍並不即時前往候勘、一味拖延、已屬不合、而刀阿文亦不遵候勘、輒使令老撾前往猛丁土署滋擾、亦屬刁玩、本應均提赴府懲處、今據龍躍池具禀老撾業已退回、即日前往勘断、合再札飭戒諭、札到該掌寨刀阿文張國珍遵照、嗣後務須和睦隣封、窮困相扶、患難相卹、不時定期照會、於各邊境會哨、遇有匪人入境、即時會拿解送本管地方官究辦、遇有地界不清、即請隣封會勘處断、不得藉此互鬨、累及善良、該掌寨等如深體本府恙、愛之心和睦親好、不特地方受福、亦不負本府教愛苦心也、遵之勉之、

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稟十月二十六日
敬稟者、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巳時、土戛接到猛喇掌
寨刀阿文来信二封、内云本月十七日、有猛賴刀治
定帶匪数千、由猛蜂過来猛喇扎營、將伊打敗退去、
今又有賊兵從堺墩上来水路船二十餘隻、二十日
至猛喇金子河扎住、又云其賊像陡陡國之兵、其意
是必將元江一連河入陡等情、土戛接信之下、當
即一面派練防守各要隘、一面專目前往猛喇、確查
虛實、俟去目回日、又再稟明、今特將刀阿文原信附
稟申詳、伏乞慈鑒核奪施行、
批二十台
猛賴刀治定、乃内地掌寨胆敢帶匪多名、至猛喇騷
擾、不法已極、仰該土把總迅速親身帶領土練前往、
務將該匪等逐退、並將刀治定嚴拿解究、不得僅專
土目往查、以致日久釀成大事、現在是何情形、隨時
稟報、毋得一稟了事、切切、各信存、
札猛丁掌寨張國珍稟土月初六日
為札飭事、本月初五日、據該掌寨同弟張國才稟稱、

緣該土戢具稟刀阿文云云庶含冤得伸等情、叅查此
案前據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具稟、老撾業已退去、
現催該掌寨等前往所爭之處、聽候會同勘斷、並請
示諭該掌寨與刀阿文仍敦和好等情、當即批飭該
把總前往會勘定斷、具稟核辦、並札諭該掌寨並刀
阿文在案、今該掌寨並不迅速前往、輙以刀阿文等
糾結撾匪、燒房掘墓等情、稟請飭催龍躍池赴勘、嚴
提一干人証質究、已極不合、張國才不過係該掌寨
之弟、何得列名同稟、尤為謬妄、除再札催龍躍池外、
合再嚴札申飭、札到該掌寨張國珍遵照、迅即前往
會同龍躍池勘明所爭之濫泥箐等三寨、應歸何處、
定斷具報、該掌寨如仍不前往、再同弟張國才肆行列
名稟瀆、不特拘案懲處、定即詳革不貸、
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稟十一月十一日
敬稟者土戢前接猛喇掌寨刀阿文来信云、猛賴刀
治定帶匪數千攻打猛喇、土戢當即將阿文原信一
面具稟、一面調兵頭何金貴帶練數十、親到猛喇確
查、於本月初四日、奉到憲批飭令土戢親身帶練前

往、務將該匪逐、退並將治定嚴拿解究等因奉此、土戰
遵即調練起程間、於初九日酉刻、該兵頭已由猛喇
轉回土署、報稱寔係治定帶匪多人来攻猛喇、今已
被猛喇打敗退去、又有猛丁張國珍亦帶兵攻打猛
喇邊界漫棉寨、各等情據此、又接得阿文移文一角、
據云於十月十六日、猛賴刀克明帶領兵練一千五
百、從猛蚌徑路入境、至南温河頭對敵、克勝賊兵至
十八日、治定又同阿文之疎族刀秉銳秉鋒並岑玉
源等、統兵一千五百餘、由堋墩水陸二路、分兩股入
金子河境、戰賊兵敗走、欲復來攻、難以抵敵等語、
且土戰覆查猛賴地方、身屬三國、一屬我
天朝、一屬陀、一屬南掌、三國俱受戰納粮、年来陀屢
至猛梭猛賴、以致兩猛掌寨俱不敢納我
天朝之粮、又查猛賴掌寨乃係刀克明、而非刀治定（查治定乃係）
克明族叔、因前充過陀隊長官、改名刀政定、勢大
惡極、覇管猛賴、刀克明名雖為官、寔有名無實、號令
不行、治定乃猛賴民人、所畏、帶甲萬餘、威聚八猛、屢
有吞併沿河一帶土司之地、今因阿文梟惡族奸刀

東鋭東鋒弟兄、投於治定、許以攻破猛喇、擒殺阿文之日、願將猛喇地方、割一半與猛賴、故治定貪圖土地、帶領多匪、攻打猛喇、令雖戰敗、後必復来、其志不但欲奪猛喇一丸之土、而想併吞江外各司所屬之土、寔屬目無法紀、可否仰懇憲恩轉詳
督撫大憲、行文照會越南國王、拘束治定、不得侵犯
天朝地界、併嚴拿東鋭東鋒解轅治罪、庶幾爭端可息、邊隅得安、萬民沾恩無窮矣、又於本月初十日、刀阿文擒陀兵一人、名易顛、並奪得飛虎令旗一支、解来土
署、求請土戢轉解上憲、土戢當即訊問、伊不通漢語、是以不敢擅專、只得暫押土署、理合具稟請　示施行、或解赴轅内、或作何發落、祈速賞　示、以便遵行、
今並將阿文原移、及阿文審録陀兵供詞、一併申詳、
憲祈憲台核奪、為此上稟、計呈陀兵供詞一紙
批十三日
刀治定帶匪攻打猛喇地方、既經刀阿文集練打退、該土把總應親身前往、督令刀阿文率令土練嚴密堵
禦、毋使入境滋擾、方為正辦、其刀治定所帶之人料

係江外一切無業匪徒未必定係陂兵該把總於奉
批後迅即速裝前往猛喇督飭刀阿文率同土練嚴
加防守境界若該匪等退去不必追赶若按兵不動
各守疆圍亦不必與之相爭總俟其来甫向攻擊再
行打聽確寔如果係刀治定勾結陂兵即時稟知以
便會同鎮台照會陂將陂兵撤回並將刀治定嘗
来毋任滋事至刀阿文擒獲之易顛一名不必解府
亦不必釋放且養在土署俟後再行酌辦供詞存再
該國邊地是何官嘗理官名是何稱呼住何地方即
行查明一併稟知此繳
陂兵供詞的是陂國人於前年扶伺陂阯官到猛
賴做訊因刀治定嘗請我官商議借兵来打猛喇之
事若佔得猛喇者来之地方我們連江外一概打得
盡入陂阯國之語故此的官同刀治定日酌量此
事方纔調齊猛賴所嘗猛蚌猛叠猛夜猛董猛假猛
莫猛我普方各猛地方官兵齊備即日興兵分作兩
股一股從猛蚌徑路來一千五百兵又一股從埧墩
且船水旱二路共一千五百餘人協同攻打於十六

日從猛蚌路來、十七日到猛喇地南温河頭、打一陣、
其日打敗、的被擒、請乞饒命、所供是寔、若見上司、亦
是如此、
猛嘫掌寨土外委刀阿文稟十一月十八日
敬稟者為懇恩俯准賞救生靈而安邊隅事、緣應襲
庸陋凡材、諸多未諳、向蒙煦育、至渥至深、感激下懷、
矢諸寸抱、茲因梟悪跡族刀秉鈞之弟秉鋭秉鋒等、
因謀襲不遂、潜入阯屬猛賴之地投誠、狡猾刀治定、
許割猛喇之土捧納錢粮、前刀治定身屬陂阯南掌
二國另名刀政定充過隊長官、乘機藉秉鋭弟兄之
由、欲擒殺應襲、克服猛喇地方、得以鯨吞、伊不思
天朝寸土、豈肯讓人、祇想悍強横行、威聚猛蚌猛叠猛夜
猛董猛假猛莫猛戎普方等處之兵、於十月十六日
遣刀克得帶領兵一千五百、從猛蚌徑路入境、至南
温河頭、搶殺居民、應襲調練抵敵驅逐匪党、皆賴
皇天之庇佑、至十八日又刀治定仝秉鋭秉鋒並岑玉源
等、統兵一千五百餘、由堵墩水陸二路分兩股入金
子河卡境、焚殺土民無数、幸獲卡練逃回土署稟報、

應襲急傳猛地練民同去抵敵賊匪敗退全依仁台
之德威但民練被匪鎗傷者十餘人斃命者九人卡
房民屋盡被燒燬甚多泣思應襲無罪如何與民受
害寔為悽慘現今刀治定等退於埧墩屯營聚草意
復来攻寡難敵衆兼有猛丁掌寨集呢匪千餘擁入
漫棉卡駐欲襲其後是以勾串刀治定聲言佔得猛
喇之土然後併吞沿河各司所屬之地等語彼時應襲
若不得稿吾卡司調練護守邊界以助胆力則民心
竄乱致失

朝廷寸土生靈遭害誅戮及今應襲肅稟懇請憲台逾格
鴻施賞示禁令張國珍退練申飭刀治定罪責祈蒙
俯准轉詳（督撫大憲行文照會陂阯國王拘束刀治
定嚴拿刀秉鋭等解轅治罪以除後患庶免起釁杜端）
而邊隅安則地方幸甚而應襲同諸夷民世代頂祝
無涯矣

批十八日

刀治定帶匪攻打該掌寨地方該掌寨即時集練逐
退尚屬能幹可嘉仰即督率土練等嚴密防守境界

若該匪等退去、不必追赶、若按兵不動、各守疆圍亦不必與之相爭、總俟其来甫向攻擊、恐此等匪類、係江外無業遊民、未必定係佼兵、該掌寨務須探查明確、如果寔係勾来佼兵、即與龍躍池迅速稟知、以便會同鎮台照會佼將佼兵撤回、刀治定嚴加管束、毋任滋事、至該掌寨擒獲之易顛一名、已批飭龍躍池不必解府、亦不必釋放、且養在土署、俟後再行酌辦、其猛丁掌寨張國珍、本府亦嚴札將其申飭矣、再該國邊地是何官管理、官是何稱呼、住何地方、即行查明一併稟知、此繳

札猛丁掌寨十一月十八日

為嚴札申飭事、十一月二十日、據猛喇掌寨刀阿文稟稱、云云等情據此查該掌寨前因刀阿文與爭濫泥箐等三寨地方、令老撾至土署滋擾、經本府札飭稿吾卡龍躍池勘斷、將老撾撤退、諭令該掌寨與刀阿文兩相和好、以固邊圍、令刀秉銳刀秉鋒勾結刀治定統領匪類、攻打猛喇地方、該掌寨不講護卹鄰封、集練幫同驅逐、猶欲涉及刀治定之後、隨往攻擊、意欲

何為、試問即使將刀阿文全家致死、所遺猛喇各村寨、能歸該掌寨管業否、能不將該掌寨治罪否、愚人之愚、莫此為甚、雖一面之詞、未可遽信、然、刀阿文稟內、既有此言、又不可置之不問、合行札飭、札到該掌寨遵照、是否實有此事、一面明白稟復、一面集練保保本境、一面協同刀阿文防堵、務使外匪不敢窺伺、以敦隣好、若無知妄為、不特章去掌寨、亦將重治其罪、後悔弗及、凜之遵之、毋違特札

示刀秉鋭等十台

為嚴切曉諭事、照得土司掌寨襲職、例有明條、應以昭長枝承襲、長枝無人、以次枝繼襲、如無次枝擇其始穆相當者承嗣、繼襲、烏可妄行謀奪、爾刀秉鋭刀秉鋒圖襲不遂、糾結老撾向刀阿文滋擾、以致刀阿文逃匿府城、經本府諭令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維持完結、此事、今爾等又串同刀治定、勾結匪類、攻打猛喇、意欲何為、土司掌寨所管地方、乃朝廷賜給、尺地寸土、未可與人、爾等之意、相爭到手、即為己業、不知勾結邊外匪徒多人、興土司掌寨爭奪地土

即是叛逆罪大惡極、應即札調隣近土司掌寨集練
拘拿、爾等、重治其罪、姑先出示曉諭、若尚知悔悟、將
各匪解散自守本分、置之勿論、如執迷不悟、不獨爾
等自身不保、即閤家亦難保全也、凜之遵之、毋違特示
札稿吾卡六日

為札發事、案據土把總及猛喇掌寨刀阿文具稟猛
喇族舍刀秉銳刀秉鋒圖襲掌寨不遂、糾結刀治定
率領匪徒多人、攻打猛喇、經刀阿文集練逐退等情、
除各於原稟批示外、所有曉諭刀秉銳等告示四張、
合行札發、札到該土把總龍躍池遵照、即將發来告
示、特往猛喇張貼、務令刀秉銳等知徒自爭襲無益
於事、星速將匪党解散以靖邊圍、毋違速速、
稟藩憲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憲台批據建水縣屬猛丁掌寨張國珍、土目劉包發等、具
訴猛喇掌寨刀阿文刀有賢勾結撾匪、焚燒村寨、抄
搶牛馬等物一案、奉
批刀阿文等勾結撾匪云云、滋衅干咎、等因奉此、遵查此

案先於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據代理建水縣
高繼第具稟據猛丁掌寨張國珍稟稱二十五年十
一月間突遭刀有賢刀秉勇統率匪党於所管漫棉
地方驗擾該掌寨集練往追始行逃散茲於三月二
十一日忽接猛喇掌寨刀阿文来移令該掌寨將所
管長安冲鑼鍋冲滴泥箐三處退與管理該掌寨當
將原管情節回覆詎刀阿文糾結撾匪入漫棉滋擾
等情卑府查猛地之事向係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
經理當即札委龍躍池往勘所爭之長安冲等處係
在何猛境內即歸何猛經管並將撾匪驅逐無委納
楼土司普永年協同驅逐嗣於閏五月二十日據龍
躍池稟稱須得兩猛所管四至烟戶圖冊查明甫能
勘斷該掌寨等將圖冊隱匿謊稱早已遺失稟請由
府發給卑府當將兩猛所管各四至查明札發續於
八月十三日據該掌寨張國珍親身赴府具稟龍躍
池帶練驅逐退散延至月餘撾匪又從老七星寨馬
撒尔等寨擁入又經納楼土司帶練逐散撾匪復又
擾至該掌寨土署卑府當以前經札飭龍躍池查明

所爭地方、係何掌寨所管、諭令各管各業、並飭將老
撾撤退、至今未據稟復、亦不聞老撾滋擾、今忽據稟
老撾至土署打毀房屋、施放鎗礮、該掌寨何以毫無
覺察、形同木偶、既有撾匪（竄）入滋事、亦應集練驅逐、何
得擅離職守、當面申飭、諭令速回猛地、集練隨同各
土舍驅逐、復札飭龍躍池刀阿文速將老撾撤退、又
查實老撾乃猛賴掌寨刀克明所管、嚴札刀克明速
將老撾調回、不准再借給刀阿文、致滋事端、又札飭
納樓土司普永年、猛弄掌寨撫孤白普氏茨桶埧掌
寨李士珍、一面防守邊境、一面前往猛丁、明白開導、
諭令老撾退回、旋於九月初一日據龍躍池具稟查
明老撾數十人擁入猛丁土署、張國珍即聞風先逃、
兩造並未爭鬨、刀有賢寄信約張國珍說和、張國珍
不到、老撾往尋張國珍理論、張國珍聞風逃走、該土
把總侯張國珍回歸、即帶練前往踏勘說和等情、（畢府）
當即批飭速為查辦、又於九月初七日據張國珍具
稟、該掌寨回猛後、查確老撾一股由漫棉渡、一股由
茨桶埧、蜂擁而來、沿路搶擄牛馬衣物、圍住土署、大

放鎗礮、家口均被驚散、該掌寨祖墳亦被挖毀等由具稟、卑府查知該掌寨並未回歸、故意張大其詞、捏砌稟報、一面嚴加申飭、一面札諭刀阿文速將老撾撤退、九月二十四日、據代辦納更土巡檢龍承詔具稟、傳聞猛丁土署、被老撾霸佔、又欲打觀音山宗岔等處、猛丁隣近納更、恐擾及邊境、稟請指示、卑府當即批飭多派練役、嚴密防堵、毋使竄入、並會同龍躍池、善為開導、務使老撾退散、又札飭該土巡檢、會同納樓土司普永年等、設法緝拿、從前猛喇土舍因圖襲掌寨不遂、糾結老撾滋事之刀秉銳刀秉鋒等、解府究辦、復於二十五日、據張國珍具稟、蒙札委納樓土司茨桶塢者米猛弄各掌寨、帶練駈逐、該掌寨雇練三百餘名、住扎卜竜寨聽候、會同駈逐、該土司等並未前往、本月初九日、刀阿文帶同練頭撾匪、並李士珍搶殺至卜竜寨、該掌寨帶練堵禦、始行退回、仍踞土署、稟請委員督同土司掌寨驅逐等情、卑府當以該掌寨等、因爭管地方、致滋事端、札飭龍躍池等為該掌寨說和、並將刀秉銳等緝拿、兼札刀阿文刀

克明調回老撾、諭令該土舍回歸商辦、該掌寨並不
回歸、逗遛納楼地方、捏情妄瀆、卑府嚴加申飭、復札
飭建水縣嚴諭刀阿文、撤退老撾、十月初八日、該掌
寨又稟因撾匪虎踞土署、只得在卜竜寨楼身、該匪
等於九月初九日、搶殺至卜竜、該掌寨堵住不能進
寨、放鎗殺斃雇練李招埧余寨斤、十九日放火將土
署燒燬、並將該掌寨祖墓挖毀十二塚、懇請札飭龍
躍池拘提刀阿文質究、卑府當以刀阿文與該掌寨
爭管長安冲三寨、令老撾滋擾、並非積怨深仇、疊據
該掌寨以此情具稟、明係捏砌、屢經批飭、茲又以大
言恐嚇、希翼撥兵拘拿、其為聽信漢奸主謀捏稟無
疑、當批前已札催龍躍池速往勘辦、毋再捏瀆、去後、
嗣於十月十六日、據龍躍池具稟、該把總寄信與刀
阿文、以利害道理之言勸諭、九月二十六接張國珍
移字、老撾已於九月十九日、由猛喇退去、又據專往
猛喇之人回稟、刀阿文已將老撾撤回、該把總又寄
信與刀阿文、以後小心約束、不許再容滋擾、並請示
禁兩猛掌寨、各守官箴、不得再爭滋事、卑府如稟札

飭、並催令速赴猛丁、將所爭之長安冲三寨勘斷具
稟銷案、十月二十九日據龍躍池具稟接刀阿文來
信、十七十八等日、猛賴刀治定同刀秉鋭刀秉鋒帶
匪多人、並有陂阯之兵、從猛蜂來猛喇札營、張國珍
亦帶練攻打猛喇、漫棉寨均被刀阿文集練打退、此
事實因刀秉鋭刀秉鋒因從前謀襲不遂、糾約刀治
定許以攻破猛喇、捨殺刀阿文、將猛地一半分與刀
治定而起、卑府當批該土把總前往、督率刀阿文嚴
密防堵、毋使入境、方為正辦、刀治定所帶之人、料像
江外無業匪徒、未必陂兵、若該匪徒退去、不必追赶、
若按兵不動、各守疆圍、亦必與爭、總俟其來、甫向攻
擊、再打聽果係陂兵、即時稟知、以便會鎮照會陂阯
防邊之官、將陂兵撤回、並嚴札申飭張國珍、出示開
導刀秉鋭等、從此兩猛及龍躍池俱未有稟到府、詎
張國珍之土目劉苞發、以刀阿文刀有賢等糾匪抄
搶、燒殺斃命等情、赴
前燕、署督憲轅門控告、奉批
護南道查詳、茲張國珍等又以前情赴

憲轅呈控、查張國珍自卑府飭令回歸、聽候龍躍池普永年等會同商辦、驅逐撾匪、龍躍池勘明所爭之長安冲三寨、係何處之地、歸何處經管、乃該掌寨並未回歸、茲於三月二十三日、據猛丁土目王老斗劉苞發具呈、張國珍迯避無踪、卑府查張國珍與刀阿文互相攻擊、無非為爭長安冲等三寨而起、邊地土官為爭地方、帶練爭鬥、係屬長有之事、只能調隣封土官、為之說和、不能委漢員往辦、被其挾制、是以此事着落龍躍池等辦理、現在張國珍未有下落、難保不潛匿省城、合無仰懇

大人、俯賜札飭昆明縣、差查該掌寨若在省潛匿、遞解回府、以便發交龍躍池、帶往猛丁勘明所爭地方、係在何處、歸何猛管理、以斷葛藤、並飭龍躍池將刀治定刀秉銳刀秉鋒嚴拿解府究辦、以安邊圉而靖地方、合將此案緣由稟報

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稟 五月初十日

敬稟者、窃土戢叠奉仁天鈞札、委令親往猛丁猛喇踏勘兩掌寨所爭之長安冲等處三寨、等因奉此、遵

照、土戢無時不耳提面命、允凜遵示、何敢稍違天威、
但去歲未便前往勸合兩掌寨滋爭者、因刀阿文之
族叔秉銳弟兄、身投外域、勾串刀治定進兵攻打猛
喇、聲勢甚急、土戢只顧提防把守邊地、恐失
朝廷寸土、難免罪責、故未敢擅離也、茲於本年三月二十二
日、自土署起程、至四月初十日到兩猛界內猛謝住
扎、土戢行移調請兩掌寨會合勸息詎料刀阿文昏
暗愚昧、坐視不来、刀有賢糾摝滋鄰、不認國法、恃強
橫行、屢調不至、即有猛丁衆目民等奔泣具控、刀阿
文刀有賢統領摝匪、擾害等情、土戢視有賢之行為、
恐惹覬覦、未敢遠離職守、只得着令親信頭目楊文
鳳何金貴等、前往猛丁查勘、摝匪挖塚焚刼等項虛
實、至五月初八日該頭人等回衙稟報、刀有賢統摝
匪所搖張國珍之祖父母墳塋共十二塚、所焚民房
共十一寨、燒燬土署二所、並滋磕該猛良民以及驚
竄逃亡者、不計其数、窃思如此等情、視之慘然、可痛
聽之悽憐已極、此刀阿文之仁心奚在、刀有賢之大
傷天理也、至若該兩掌寨所爭之長安冲等處三寨、

兩猛以一里河為界、其閱勘三寨之地、俱在猛丁界內、況前張元龍同刀國洪為此邊地、具控府內存案可憑、懇祈仁天核奪、土戰遵奉鈞命、矢公詳稟、毫無偏護、但恐久後捆人得寸進尺、積匪益衆、致擾邊隅、難以驅遣、現今各猛紛擾俱受捆人之害、迄今土戰力絀、只能保障自己境土、未能輕惹捆類、伏冀恩憲施行、賞飭猛丁掌寨、自行集練嚴防、把守各處要隘、若捆匪再入境滋擾、准其攻擊、令其大創、但捆等不敢肆行如此、或若民人得安、外並仰懇逾格恩施、土戰所稟兩猛之事、祈勿札飭刀阿文、恐捆匪搆怨、土戰致起兵端、如蒙俯准、則地方幸甚、萬民沾恩無暨矣、

即如土戰所接猛丁衆目等民等公禀呈詞二張、一并轉呈恩星閣下、土戰除稟此案外、因前猛賴刀治定攻打猛喇、刀阿文之時、擒獲陂兵易顛一名、蒙恩飭令禁養土署、令經因伊水土不合、病染沉重、在身、急應稟請天台指示、或將伊如何安置、祈賞飭令以便歸着、為此肅具稟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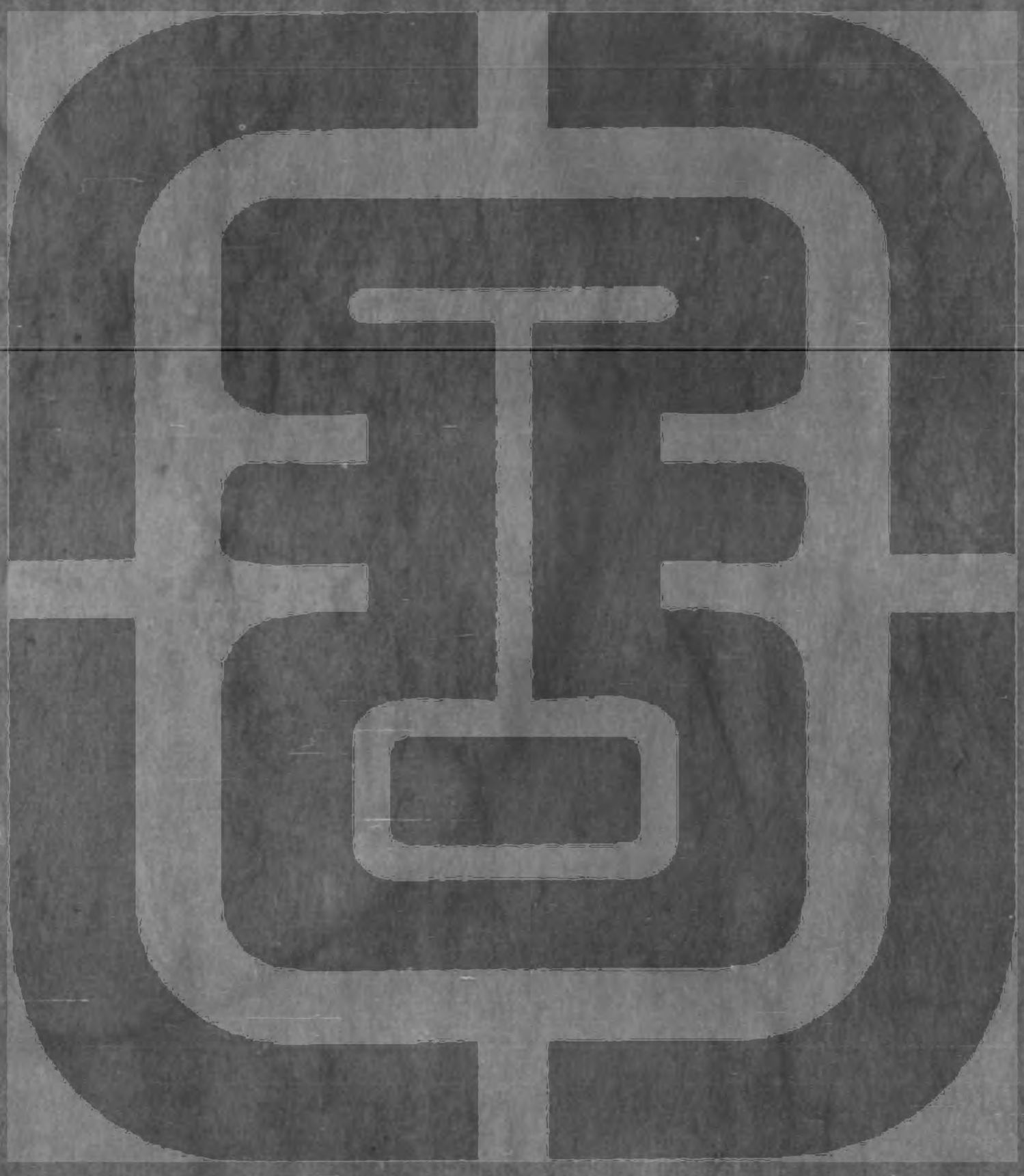
批五月十一日

刀阿文因與猛丁張國珍爭長安冲三寨地土、糾約
撾匪往猛丁滋擾、刀悪已極、今該土把總既查知非
外域老撾、係猛棒猛烏夷民冒充者、候即申請
南道憲嚴飭猛棒等土司、將該匪等撤退、並行猛丁
掌寨、集練保守要隘、相機攻擊、外、該土把總亦調練
防守境界、一俟退去、一面具稟、一面前往看明長安
冲等三寨、何處所管、秉公定斷、具報、至前獲之陂兵
易顛、現在患病、不必釋放、如其身死、該土撾把總將其
掩埋可也、

附稟者土戛密查得該撾匪非真南掌國外域之老
撾、實係車里土司所屬猛撦烏之民人、名為猇子、
查二猛亦有土官二員、風聞亦屬迤南道管轄、應
否仰懇憲台申詳迤南道札飭猛棒猛烏土司、速將
猇子等調回、以免搔擾邊地、蚕食鄰封、庶刀阿文無
所佔勢、不敢妄為横行、但此乃猇子機密之事、被戛
查獲、倘蒙憲台俯准申詳之時、須詳此事係猛丁掌
寨查出具稟、勿言土戛、不然、恐猇子等怨恨又来攻
打土戛地方、受禍不浅也、土戛實心為公、故直言不隠

伏望憲台恩施憐憫、此禀及附禀、祈勿發房、以免洩
漏、幸甚謹此又禀

禀南道五月十九日

敬禀者、案查建水縣所屬猛丁掌寨夷民劉苞發等、赴
前督憲轅門具控猛喇掌寨刀阿文因爭長安冲等
三寨地土、斜令撾匪前往猛丁掻擾、以致掌寨張國
珍逃匿無踪一案、奉憲台行奉
前督部堂批飭查復等因、當將此案起衅根由、及
札飭稿吾卡土把總龍躍池辦理緣由、詳悉具禀、茲
於五月十七日、據龍躍池禀稱、四月初十到兩猛界
內猛謝住扎、移調兩掌寨會合勸息、詎刀阿文刀有
賢糾領撾匪、往猛丁擾害、着令親信頭目楊文鳳等
前往查勘、撾匪掘張國珍祖墓十二塚、焚民房十一
寨、燬土署二所、第恐撾人得寸進尺、紛擾各猛、查老
撾等非真南掌國之老撾、係車里土司所屬猛捧猛
烏民人、名為猺子、懇請轉禀
上憲、飭令調回、以免掻擾等情、查該撾匪久在猛丁
掻擾、勢盛猖獗、因不知係何處所管、惟有嚴飭該

掌寨刀阿文、將老撾撤退、張國珍及鄰境調練防守
境界、茲據該土把總具稟前情、嚴飭猛丁掌寨及該
土把總嚴密防範外、茲將龍躍池原稟、及猛丁頭目
呈龍躍池原詞、一并抄呈、仰懇
大人恩施、勒令猛捧猛烏、速將猪子調回、俾邊地得安、而
猛丁等所爭長安冲之案、亦得早結、實為鴻慈無量
矣、